

目录

| | |
|------------|-----|
| 第三十一回····· | 2 |
| 新娘子悄惊鼠窃魂 | |
| 慧老翁醉索鱼鳞瓦 | |
| 第三十二回····· | 12 |
| 邓九公关心身后名 | |
| 褚大娘得意离筵酒 | |
| 第三十三回····· | 22 |
| 申庭训喜克绍书香 | |
| 话农功请同持家政 | |
| 第三十四回····· | 44 |
| 屏纨袴稳步试云程 | |
| 破寂寥闲心谈月夜 | |
| 第三十五回····· | 55 |
| 何老人示棘闹异兆 | |
| 安公子占桂苑先声 | |
| 第三十六回····· | 66 |
| 满路春风探花及第一樽 | |
| 佳酿酬酒酬师这回书 | |
| 第三十七回····· | 77 |
| 志过铭嫌隙成佳话 | |
| 合欢酒婢子代夫人 | |
| 第三十八回····· | 89 |
| 小学士俨为天下师 | |
| 老封翁募遇穷途客 | |
| 第三十九回····· | 101 |
| 包容量一诺义赈贫 | |
| 矍铄翁九帙双生子 | |
| 第四十回····· | 115 |
| 虚吃惊远奏阳关曲 | |
| 真幸事稳抱小星稠 | |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惊鼠窃魂

戇老翁醉索鱼鳞瓦

这回书一开场，是位听书的都要听听接住酒杯的这个人究竟是个甚么人？列公且慢。方才安公子摔那酒杯的时候，旁边还坐着活跳跳的一个何玉凤、一个张金凤呢。他两个你一言，我一语，激出这等一场大没意思来，要坐在那里一声儿不言语，只瞧热闹儿，那就不是情理了。让说书的把这话补出来，再讲那个人是谁不迟。

却说他两个见安公子喝干了那杯酒，说完了那段话，负着气，赌着誓，抓起那酒杯来向门外便摔，心里好不老大的惭愧后悔，慌得一齐站起身来，只说得一句：“这是怎么说？”四只眼睛便一直的跟了那件东西向门外望着。只见一个人从外面进来，三步两步抢上台阶儿，慌忙把那件东西抱得紧紧的，竟不曾摔在地下。何小姐先说道：“阿弥陀佛！够了我的了！这可实在难为你！”张姑娘也道：“真亏了你，怎么来的这么巧？等我好好儿的给你道个乏罢！”

且住，这个人到底是谁呀？看他姊妹两个开口便道着个“你字，其为在下的人可知。既是个奴才，强煞也不过算在主人眼头里当了个积伶差使，不足为奇，不到得二位奶奶过意不去到如此。况且何小姐自从作十三妹的时候直到如今，又何曾听说过他婆婆妈妈儿的念过声佛来？有此时吓得这等慌张的，方才好好儿的哄着人家饮酒取乐岂不是好？这话不然，这个礼要分两面讲。方才他两个在安公子跟前下那番劝勉，是夫妻尔汝相规的势分，也因公子风流过甚，他两个期望过深，才用了个“遣将不如激将”的法子，想把他归入正路，却断料不到弄到如此。既弄到这里了，假如方才那个玛瑙杯竟摔在台阶儿上，锵琅琅一声，粉碎星飞，无论毁坏了这桩东西未免暴殄天物，这席酒正是他三个新婚燕尔、吉事有祥、夫妻和合、姐妹团聚的第一次欢场，忽然弄出这等一个破败决裂的兆头来，已经大是没趣了。再加公子未曾摔那东西先赌着中举、中进士的这口气，说了那等一个不祥之誓，请问，发甲发科这件事可是先赌下誓后作得来的？万一事到临期有个文齐福不至，“秀才康了”，想起今日这桩事来，公子何以自处？他两个又何以处公子？所以才有那番惶恐无措。无如公子的话已是说出口来了，杯已是飞出门儿去了，这个当儿，忽然梦想不到来了这么个人，双手给抱住了。扣儿算解了，场儿算圆了，一欣一感，在个不不禁不由替他念出声佛来的吗？这正是他夫妻痛痒相关的性分。说便这等说，这个人到底是个谁呢？是随缘儿媳妇。这随缘儿媳妇正是戴嬷嬷的女儿，华嬷嬷的儿媳，又派在这屋里当差，算一个外手里的内造人儿。今日爷、奶奶家庭小宴，他早就该在此伺候，怎的此时倒从外来呢？只因这天正是他家接续姑奶奶，便是褚大娘子，他婆媳两个告假在家待客。华嬷嬷又请了两个亲戚作陪客。大家吃了早饭，拿了副骨牌，四家子顶牛儿。晌午无事，华嬷嬷惦着老爷、太太不在家，二位奶奶一定都回房歇歇儿，便叫他进来看看。燕北闲人借此便请他作了个“无巧不成书”。

原来那随缘儿媳妇虽是自幼儿给何小姐作丫鬟，他却是个旗装。旗装打扮的妇女走道儿，却合那汉装的探雁脖儿、摆柳腰儿、低眼皮儿、瞅脚尖儿走的走法不同，走起来大半是扬着个脸儿、拔着个胸脯儿、挺着个腰板儿走。况且他那时候正怀着三个来月的胎，渐渐儿的显了怀了。更兼他身子轻俏，手脚灵便，听得婆婆说了，答应一声，便兴兴头头把个肚子腆得

高高儿的，两只三寸半的木头底儿咕瞪咯瞪走了个飞快。从外头进了二门，便绕着游廊往这院里来。将进院门，听见大爷说话的声气像是生气的样子，赶紧走到当院里，对着屋门往里一看，果见公子一脸怒容。他便三步两步抢上了台阶儿，要想进屋里看看是怎生一桩事。不想将上得台阶儿，但见个东西映着日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从门里就冲着他怀里飞了来了。他一时躲不及，两只手赶紧往怀里一捂，却是怕碰了他的肚子伤了胎气；谁知两手一捂的这个当儿，那件东西恰好不偏不正合在他肚子上，无心中把件东西捂住了。

捂住了，自己倒吓了一跳，连忙把在手里一看，敢则是书阁儿上摆的那个玛瑙杯，里面还有些残酒。他笋里不知卯里，只道大爷吃醉了，向他飞过一觞来，叫他斟酒，只得举着那个酒杯送进屋里来。及至走到屋里，又见两位奶奶见他一齐站起来，说了那套话，他一时更摸不着头脑，便笑嘻嘻的道：“请示二位奶奶，再给爷满满的斟上这么一盅啊？”一句话，倒把金、玉两个问的笑将起来。

却说安公子原是个器宇不凡的佳子弟，方才听了他姊妹那番话，一点便醒，心里早深以为然。只因话挤话，一时脸上转不开，才赌气摔那杯子。及至摔出去，早已自悔孟浪。见随缘儿媳妇接住了，正在出其不意，又见他姊妹这一笑，他便也借此随着哈哈笑道：“那可来不得了！搁不住你再帮着你二位奶奶灌我了，快把他拿开罢。”因合他姊妹说道：“你们的新令是行了，我的输酒也喝了，只差这今不曾行到桐卿跟前。大约就行，也不过申明前令，咱们再喝两杯，到底得上屋里招呼招呼去。”金、玉姊妹见他把方才的话如云过天空，更不提起一字，脸上依旧一团和容悦色，二人心里越发过意不去，倒提起精神来，殷殷勤勤陪他谈笑了一阵。吃完了酒，收拾收拾，三个人便到了上房。

恰值舅太太才散牌，在那里洗手。金、玉姊妹便在上屋坐谈，叫人张罗伺候晚饭。舅太太道：“今日是我的东儿，不用你们张罗。你们三个没过十二天呢，还家里吃你们的去罢。我这里有吃的，回来给你们送过去。”说话间，舅太太、亲家太太洗完了手，摆上饭来。他两个替舅太太张罗了一番，才同公子回房吃饭。

一时饭罢，仍到上房。看看点灯，褚大姑奶奶早赴了席回来，一应女眷都迎着说笑。公子见这里没他的事，便出去应酬泰山，坐到起更，又照料了各处门户，嘱咐家人一番。进来，舅太太道：“你怎么又来了？俩外外姐才叫他们招呼招呼褚大姑奶奶，都家去了。姑老爷、姑太太不在家，我今日就在上屋照应。你们那边，我请亲家太太先家去了。还有跟我的人在那里，老华、老戴我才也叫来嘱咐过了。你们早些关门睡觉。”公子答应着才回房来。

只见他姊妹两个也是才回家，都在堂屋里那张八仙桌子跟前坐着，等丫头舀水洗手，公子便凑到一处坐下。一时，柳条儿端了洗手水来，慌慌张张的问张姑娘道：“奶奶有甚么止疼的药没有？咱们内厨房的老尤擦刀来着，手上拉了个大口子，龇牙裂嘴的嚷疼，叫奴才合奶奶讨点儿甚么药上上。”何小姐便问：“拉的重吗？”他道：“挺长挺深的一个大口子，长血直流的呢！”何小姐便叫戴嬷嬷道：“你叫人把我那个零星箱子搭来，把那个药匣子拿出来。”一时搭来，拿钥匙开开，只见箱子里面都是些大小匣子，以至零碎包裹儿都有。何小姐从一个匣子里拿出一个瓶儿来，倒了些红面子药，交给戴嬷嬷道：“给他撒在伤口上，裹好了，立刻就止疼，明日就好。”随即收了那药，便向花铃儿说道：“你把这几个匣子留在外头罢。”

花铃儿答应着，一面往外拿。公子一眼看见里面有一个黑皮子圆筒儿，因道：“那是个甚么？”何小姐便拿过来递给他看。公子打开一瞧，只见里面是五寸来长一个铁筒儿，一头儿铸得严严的，那头儿却是五个眼儿，都有黄豆来大小，外面靠下半段有个铁机子。合张姑娘看了半日，认不出是个甚么用处来。

何小姐道：“这件东西叫作‘袖箭’。”公子道：“这怎么个射法呢？”他又从一个匣子里找出个包儿来，打开，里面包着三寸来长的一捆小箭儿，那箭头儿都是钝钢打就的，就如一个四楞子锥子一般，溜尖雪亮。公子才要上手去摸，何小姐忙拦道：“别着手，那箭头

儿上有毒！”便拈着箭杆，下了五枝在那筒儿里，因说那箭的用法。原来那袖箭一筒可装五枝，先搬好机子，下上箭，一按那机子，中间那枝就出去了；那周围四个箭筒儿的夹空里还有四个漏子，再搬好机子，只一晃，那四枝自然而然一枝跟一枝的漏到中间那个筒儿来，可以接连不断的射出去，因此又叫作“连珠箭”。当下何小姐说明这个原故，又道：“这箭射得到七八十步远，合我那把刀、那张弹弓，都是我自幼跟着父亲学会的。那两件东西我算都用着了，只这袖箭，我因他是个暗器伤人，不曾用过，如今也算无用之物了。”说着，才要收起来，公子道：“你把这个也留在外头，等闲了我弄几枝没头儿的箭试试看。”何小姐便叫人关好箱子，把那袖箭随手放在一个匣子里，都搬到东间去。

他三个人这里因这一副袖箭，便话里引话把旧事重提。张姑娘便提起能仁寺的事怎的无限惊心，何小姐便提起青云山的事怎的不堪回首，安公子便提起了黑风岗怎的绝处逢生，因说道：“彼时断想不到今日之下，你我三个人在这里无事消闲，挑灯夜话。”何小姐又提起他路上怎的梦见父母的前情，张姑娘又提起他前番怎的叩见公婆的旧事，一时三个人倒像是堂头大和尚重提作行脚时的风尘，翰林学士回想作秀才时的况味。真是一番清话，天上人间。

自来“寂寞恨更长，欢娱嫌夜短”。那天早交二鼓，钟已打过亥正。华嬷嬷过来说道：“不早了，交了二更这半天了。”

南屋里亲家太太早睡下了，舅太太才打发人来问来着。要不爷、奶奶也早些歇着罢。”

公子正谈得高兴，便道：“早呢，我们再坐坐儿。”华嬷嬷看了看他姊妹两个，也像不肯就睡的样子，无法，只得且由他们谈去。

书里交代过的，安老爷、安太太是个勤俭家风，每日清晨即起，到晚便息，怎的今日连他姊妹两个都有些流连长夜，不循常度起来？这其间有个原故。只因何玉凤、张金凤彼此性情相照，患难相扶，那种你怜我爱的光景，不同寻常姊妹。

何玉凤又是个阔落大方不为世态所拘的，见公子不曾守得那“书生不离学房”的常规，倒苦苦拘定这“新郎不离洞房”的俗论，他心下便觉得在这个妹子跟前有些过意不去。这日早上便推说是晚间要换换衣裳，那边新房里一通连，没个回避的地方，不大方便，嘱咐张姑娘晚间请公子在西间去谈谈，就便在那边安歇，是个周旋妹子的意思。张金凤却又是个幽娴贞静不为私情所累，想到“春兰秋菊因时盛，采撷谁先占一筹”这两句诗，觉得自己齐眉举案已经一年了，何小姐正当新燕恰来，小桃初卸，怎好叫郎君冷落了他？心里同一过意不去，便有些不肯，却是个体谅姐姐的意思。偏偏两个人这番揖让雍容的时候，又正值公子在坐。在公子是“左之右之，无不宜之”，觉得“金钟大镛在东序”也可，“珊瑚玉树交枝柯”亦无不可，初无成见。

这可是晌午酒席以前的话。不想晌午彼此有了那点痕迹，此时三个人心里才凭空添出许多事由儿来了。张姑娘想道是：“天呢，却不早了，此时我要让他早些儿歇着罢，他有姐姐早间那句话在肚子里，倘然如东风吹杨柳，顺着风儿就飘到西头儿来了，可不像为晌午那个岔儿，叫他冷淡了姐姐？待说不让他过来，又好像我拒绝了他。”这是张金凤心里的话。何小姐想到是：“我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早间既有那等一句话，此时再没个说了不算的理，只不合晌午多了那么一层。”

我此时要让他安歇，自然得让他过妹子那边去，这不显得我有意远他么？设或妹子一个不肯，推让起来，他便是水向东流，西边绕个弯儿，又流过来了，我又怎生对的住妹子？”这是何玉凤心里的话。两个人都是好意，不想这番好意，把个可左可右的安公子此时倒弄到左右不知所可。正应了句外话，叫作“绵袄改被窝——两头儿苦不过来”了。因此上三个人肚子里只管绕成一团丝，嘴里可咬不破这个豆儿。三下里一撑，把天下通行吹灯睡觉的一桩寻常事，一为难，给搁在公中，就在那可西可东的一间堂屋里坐下，长篇大论，整夜价攀谈起来了。

然则公子这日究竟“吾谁适从”呢？这是人家闺房琐事。闺房之中甚于画眉，那著书的

既不曾秉笔直书，我说书的便无从悬空武断，只好作为千古疑案。只就他夫妻三个这番外面情形讲，此后自然该益发合成一片性情，加上几分伉俪，把午间那番盃盃相击，化得水乳无痕。这才成就得安老爷家庭之庆，安公子闺房之福。这是天理人情上信得及的。

当晚无话。却说次日午后安太太便先回来，大家接着，寒温起居了一番。安太太也谢了舅太太、亲家太太的在家照料，又向褚大娘子道了不安。少停，安老爷也就回来，歇息了片刻，便问：“邓九太爷回来不曾？”说：“看看回来了，请进来坐。”褚大娘子忙道：“二叔罢了罢。他老人家回来却有会子了，我看那样子又有点喝过去了，还说等二叔回来再喝呢！此时大约也好睡了。再要一请，这一高兴，今日还想散吗？再者，女婿今日也没回来，倒让他老人家早些睡罢。”安老爷听了，也便中止。不一时，大家便分头安置不提。

却说这日何小姐因公子不在这边房里，便换了换衣裳，熄灯就寝。原来一向因那新房是一通连的，戴嬷嬷同花铃儿都在堂屋里后一卷睡。姑娘是省事惯的，这晚也不用人陪伴，一个人上床，一觉好睡。直睡到三更醒来，因要下地小解，便披上斗篷，就睡鞋上套了双鞋下来。将完了事，只听得院子里吧喳一声，像从高处落下一块瓦来，那声音不像从房檐脱落下来的，竟像特特的扔在当院里试个动静的一般。他心下想道：“作怪？这声响定有些原故！”便蹑足潜踪的闪在屋门榻扇后面，静静儿的听着。隔了半盏茶时，只见靠东这扇窗户上有豆儿大的一点火光一晃，早烧了个小窟窿，插进枝香来。一时便觉那香的气味有些钻鼻刺脑。

请教，一个曾经沧海的十三妹，这些个顽意儿可有个不在行的？他早暗暗的说了句：

“不好！”先奔到桌儿边，摸着昨日那个药匣子，取出一件东西，便含在口里。你道他含的是件甚的东西？原来是块“龙亶石”。怎的叫作“龙亶石”？大凡是个虎，胸前便有一块骨头，形如“乙”字，叫作“虎威”，佩在身上，专能避一切邪物；是个龙，胸前也有一块骨头，状如石卵，叫作“龙亶”，含在口里，专能避一切邪气。

不必讲，方才插进窗户来的这枝香是枝熏香，凡是要使熏香，自己先得备下这桩东西，不然那不自己先把自己熏背了气了吗？这是姑娘当日的一桩随身法宝，没想到作新媳妇会用了。

话休烦琐。却说何小姐含了那块龙亶石，听了听窗外没些声息，便轻轻的上了床，先把那香头儿捻灭了，想道：“这毛贼要这等作起来，倒不可不防。只是我这一叫喊，不但被这厮看着胆怯，前面走更的一时也听不见，倒难保惊了公婆。

偏我那把刀因公公道是新房不好悬挂，不在跟前；那弹弓虽在手下，却又一时寻不及那弹子，这便怎样？……”正在为难，忽然想起昨日看的那副袖箭，正下了五枝箭在里头，便暗地里摸在手里，依然隐在屋门榻扇边看着。

一时，早见堂屋里靠西边那扇大榻扇上水湿了一大片，他便轻轻的出了东间屋门，躲在堂屋里东边这扇榻扇边，看那个贼待要怎的。才隐住身子，只见那水湿的地方从窗棂儿里伸进一只手来，先摸了摸那横闩，又摸了摸那上闩的铁环子，便把手掣回去，送进一根带着钩子的双股儿绳子来。只见他用钩子先把那横闩搭住，又把绳子的那头儿拴在窗棂儿上，然后才用手从那铁环子里褪那横闩，褪了半日，竟被他把那头儿从环子里褪出来，那闩只在那绳子的钩儿上钩着。

何小姐看了，暗说：“有理，他褪下那头儿来，一定还要褪这头儿，好用两根绳子轻轻的系下来，放在平地，免得响动。好笨贼，你这个主意打拙了！”说着，果听得榻扇外边脚步声音慢慢的溜过东边来。他便顺着榻扇里边也慢慢的溜到西边儿去，随即闪着身子从那洞儿里往外一看，见那天一天雪意，阴得云浓雾锁，月暗星迷，且喜是月半天气，还辨得出影向来。望了半日，只想不见拨门的那个，倒看见屏门那里蹲着一个，往后夹道去的角门跟前蹲着一个，在那里把风；对面南房上又站着一个壮大黑粗的大汉，腰里掖着一把明晃晃的顺刀，已经把房上的瓦揭起一摞来，放在身旁，手里还掐着两三片瓦，在那里了望；靠东墙却早搬了一扇门立在墙跟前。何小姐暗道：“要不先把房上的这个东西弄住他，怎得歇手？”

随又想道：“且慢！只要惊走他也就罢了。”

说着，又见靠东榻扇上也阴湿了，果然照前一样的送进一根带钩子的绳儿来，想要钩住东头儿的门。何小姐趁他入绳子的时节，暗暗的早把这头儿横门依然套进那环子去，把那搭门的钩子给他脱落出来，却隐身进了西间。听了听，安公子合张姑娘在卧房里正睡得安稳，南床上的华嬷嬷合柳条儿已是受了那屋里熏香气息，酣睡沉沉。他便假装打了个呵欠，门外那个贼一听，倒是一惊，暗道：“怎的熏香点了这半日，还有人醒着？”忙的他把个绳头儿不曾拴好，一失手，连钩子掉在屋里地下了。他便赶紧跑开躲着，暗听里面的动静。

你看，这群贼要果然得着这位姑娘些底细，就此时认些晦气走了，倒也未尝不是知难而退。不想他听了屋里一个呵欠之后，雅雀无声，只道又睡着了。他从贪心里又起了个飞智，便想用西边这根绳儿先把这头儿的门系到地，腾出绳儿来，再系东边的那头儿，早又鹤行鸭步的奔到西边儿去。这个当儿，何小姐早到了堂屋里，把他失手扔的那根绳子拿在手里，却贴着西边第二扇榻扇蹲着，看他怎的般鼓捣。

却说那贼转过来。从窗棂上解下那根绳，待要往下系那横门，早觉得那绳子轻飘飘的脱了窗，他便悄悄的“嗯”了一声，似乎觉得诧异，想道：“莫不是方才我匆忙里不曾把那门褪得下来？”重新探进手来摸。何小姐见这贼浑到如此，却恼上他点气儿来了，便把那副袖箭放在地下，把手里那根绳子双过来，等贼的手探到铁环子跟前，猛可的从底下往他腕子上一套，拧住了，只往下一拗，又往后一别，乘势就搭在那根横门上，左三扣右三扣的把只手反捆在门上。还怕他挣开了绳头儿，又把西边窗棂上那根空绳子解下来，十字八道的背了几个死扣儿。自己却又拿起袖箭来，躲在东边去望着。

那贼的这只手本是从靠西榻扇尽西的这个窗棂里探进来，才够得着那铁环子，经这往下一拗，往后一别，一只胳膊是满寄放在屋里，胸脯子是靠了西间金柱了。待要伸左手来救那只右手，急切里转不过身来。作贼的可没个嚷救人的，他挣了两挣，不曾挣得动分毫，便嘴里打了个哨子，哨那两个把风的贼。那两个听得哨子响，只道是拨开门了，这就可以下手偷了，哈着腰儿就往这边来。

何小姐从东边的窗洞儿里见这两个也过来了，心里倒有些忐忑，暗想：“照这等狗一般的贼，就再多来几个也不妨，只是我如今非从前可比，断不好合他交手，只管拴住了这个，倒怕他一时急了，豁一个，跑三个，伤了这个老实的，那时倒是‘大未完’。这要不用个敲山振虎的主意，怎的是个了当？”想罢，他隔着那窗洞儿往外望了望，只见房上那个正斜签着蹲在房檐边，目不转睛的盼那三个开门呢。他便把那袖箭从窗洞儿里对了房上那贼，看得较准，把那跳机子只一按，但听喀吧一声，哧，一箭早钉在那贼的左膀上。那贼冷不防着这一箭，只疼得他咬着牙不敢则声，饶是那等不敢则声，也由不得“嗷哟”出来。脚底下一个蹲不稳，便咕碌碌从房上直滚下来，咕咚，跌在地下，手里的瓦，一片声响，摔了一地。这边三个贼听得，一齐回头看时，见房上那个跌了下来，一则怕跌坏了他，二则怕惊醒了事主，忙的顾不及合拴着的这个搭话，便奔过去看那个。

只这一阵，早惊醒了南屋里的张太太，问道：“啥儿响耶？蓝嫂，你听听，不是猫把瓦登下来了哇？”这边拴着的听了，只干着急，苦挣不脱。那两个跑过去，见跌下来的那个才挣得起来，却只坐在地下发怔。他两个也顾不得南屋里事主说话，便把他掀起来搀着，要想逃避。不想那个的腿已经木的不知痛痒，只觉箭眼里如刀剜一般疼痛。那两个还只道他是跌了腿，悄悄的说道：“你扎挣些，溜到背静地方躲一躲要紧！”这一阵喊喳，早被何小姐听见，隔窗大声的说道：“糊涂东西，他腿上着着一枝梅针药箭呢！你叫他怎么个扎挣法？”一句话，吓得那两个顾不及那个带伤的，没命的奔了墙边立的那扇门去，慌张张爬到墙上，踹的那瓦一片山响。才上房，后脚一带，又把一溜檐瓦带下来，唏溜哗啦闹了半院子，闹的大不成个“梁上君子”的局面。两个上了房，又怕自己再着上一箭，爬过房脊去，才纵身望下要跳，早见一个灯亮儿一闪，有人喊道：“不好了，房上有了人了！”

你道这人是谁？原来是张亲家老爷。他那晚睡到半夜，忽然要出大恭，开了门，提了个百步灯出来。才绕到后边，听得房上瓦响，他把灯光儿一转，见两个人爬过房来，他就嚷起来。把屎也吓回去了。这一嚷，早惊动了外边的人。房上那两个贼见不是路，重新又爬过房脊来，下了房，发脚往游郎门外就跑。第一个先跑出来，便藏在上房东钻山门儿里。及至第二个跑出来，二门上早灯笼火把进来了一群人，一个个手拿钩杆子、抬水的杠子围上来。这贼解下腰里的钢鞭才要动手，不防身后一钩杆子，早被人胡掳住了，按存那里捆了起来。

这个当儿，张进宝早提着根棒槌般粗细的马鞭子，吆吆喝喝进来，先说道：“拿只管拿，别伤他！也别只顾上面儿上，背静地方儿要紧！”一句话，那一个藏不住，巴了巴头儿，见一院子的人，他一扎头顺着廊檐就往西跑。谁知东次间有个炉坑，因天凉起来了，趁老爷、太太不在家，烧了烧那地炕，怕圈住炕气，敞着炉坑板儿呢。那贼不知就理，一脚蹴空了，咕咚一声，掉下去了。大家挠钩绳索的揪上来，又得了个。这一番吵嚷，安老夫妻早惊醒了。安老爷隔窗问道：“这光景是有了贼了。你们只把他惊走了也罢，何必定要拿住他？”张进宝答道：“回老爷，这贼闹的不像，一个个手里都有家伙。只这院子里已经得着俩了，敢怕还有呢。”安老爷听见不止一个贼，又手持器械，也有些诧异。只管诧异，却依然守定了那“‘伤人乎？’不问马”的圣训，只问了一声：“可曾伤着人？”绝口不问到“失落东西不曾”这一句，大家回道：“没伤人，俩贼都捆上了。”安老爷便一面起来，下床穿衣。只听张进宝说道：“留俩人这院里招护，咱们分开从东西耳房两路绕到后头去，小心有背脊窝里窝着的！”当下张老同了晋升、戴勤一班人，带着人去查西路；张进宝便同了华忠、梁材带人进了东游廊门。

他一进门，才要问“惊了爷、奶奶没有？”一句话不曾说完，灯光下只见当院里地下躺着个人，在那里哼哼，又一个正在那里掏榻扇窗户呢。张进宝大喝道：“你这野杂种，好大胆子！见了人竟不跑，还敢在这里掏窗户？”说着，西路去的人也转到这院子来了，绳子也来了。大家一窝蜂上前，有几个早把当地那个捆上，有几个便奔到榻扇边这个来，拉住往台阶下就拉，可耐拉了，半日丝毫拉他不动。

张进宝怕惊了爷、奶奶，便叫：“华奶奶，你回爷、奶奶，家人们都在这里呢，不用害怕。”华嬷嬷这个当儿醒虽醒了，只答应不出来。早听何小姐在屋里笑道：“我敢是有些害怕，我怕你们拉不动这个贼！他这只胳膊在横门上捆着呢！等开了门，你们进来解罢！”闹了半日，众人此刻才得明白。大家便先把那贼的左手左脚绑在一处，那贼只剩得一条腿在那里跳咯噔儿了。

按下门外的众人不提，话分两头，却说屋里的何小姐方才见四个贼擒住了两个，那两个才办条逃路，又被外面一声喊吓回来了，早料这一惊动了外面，大略那两个也走不了。他便安安详详的穿好了衣服，先把嬷嬷丫鬟们叫起来。亏那香点得工夫小，人隔的地方远，一叫便都醒了，只是慌作一团。

他又虑到怕公婆过来，一面忙忙的漱口拢头，一面便叫华嬷嬷请公子合张姑娘起来。幸喜那卧房更是严密，又放着帐子，两个都不曾受着那熏香气息。也因这个上头误了点儿事：人家闹了半夜，他二位才连影儿不知。直等华嬷嬷隔着帐子把张姑娘叫醒了，他听说，只吓得浑身一个整颤儿，连忙推醒了公子。公子毕竟是个丈夫，有些胆气，翻身起来，在帐子里穿好了衣服，下了床，登上靴子，穿上皮袄，系上搭包，套上件马褂儿，又把衣裳掖起来，戴好了帽子，手里提着嵌宝钻花拖着七寸来长大红穗子的一把玲珑宝剑，从卧房里就奔出来了。恰好何小姐完了事，将进西间门，看见笑道：“贼都捆上了，你这时候拿着这把剑，刘金定不像刘金定，穆桂英不像穆桂英的，要作甚么呀？这样冷天，依我说，你莫如搁下这把剑，倒带上条领子儿，也省得风吹了脖颈儿。”公子听了，摸了摸，才知装扮了半日，不曾带得领子，还光着个脖儿呢，又忙着去带领子。一时，张姑娘也收拾完毕，嬷嬷丫鬟们一面叠起铺盖，藏过闺器，公子便要出去。

何小姐道：“莫忙！让他们归着完了，开了门才出得去呢。”公子听说，提上那把剑，自己便来开门。才到堂屋里，但见一只漆黑大粗的胳膊掏进窗户来，却捆在那门上。忙的问道：“这是谁？”何小姐笑道：“这是贼，从半夜里就拴在这里了。如今外头也捆好了，我却不耐烦去解他，劳你施展施展你那件兵器，给他把绳子割断了罢。”公子道：“交给我，这又何难！”掬了掬袖子，上前就去割那绳子，颤儿哆嗦的鼓捣了半日，边锯带挑，才得割开。那贼好容易褪出那只手去，却又受了两处误伤，被那剑划了两道口子，抵耳低头也吃绑了。

屋里开了门，那时天已闪亮。何小姐往外一看，只见两个贼都捆在那里。他便先让张亲家老爷进来歇息，随向张进宝道：“张爹，你叫他们把这四个东西都搁在这旁边小院儿里去，好让我们过去请安。再也怕老爷、太太要过来。”又叫花铃儿向桌子上取出两个纸包儿来，便指着那受伤的贼向张进宝道：“别的都不要紧，这一个可着了我一药箭，只要过了午时，他这条命可就交代了。你作件好事，把这一包药用酒冲了，给他喝下去；那一包药醋调了，给他上在箭眼上，留他这条命好问他话。”张进宝一一的答应。那贼听了这话，才如梦方醒。不提大家去依言料理。却说安太太初时也吃一吓，及至听得无事才放心。也只略梳了梳头，罩上块蓝手巾，先叫人去看儿子、媳妇，恰恰的他三个前来问安。安老爷依然安详镇静在那里漱口净面。才得完事，老夫妻便问了详细，何小姐前前后后回了一遍。安老爷便向公子说道：“幸亏这个媳妇，不然竟开了门，失些东西倒是小事，尚复成何事体？这大约总由于这一向我家事机过顺。自我起不免有些不大经意，或者享用过度，否则心存自满，才有无平不颇的这番警戒，大家不可不知修省。”说着，便站起来说：“我过去看看。”安太太便向何小姐道：“你可招护着些儿。”安老爷道：“贼都捆上了，还怕他怎的？索性连你也同过去看看。”

正说着，舅太太、亲家太太、褚大娘子都过来道受惊。大家说了没三两句话，只听得二门外一声大叫，说道：“好囚攘的！在那儿呢？让我瞧瞧他几颗脑袋！”一听，却是邓九公的声音。老爷同公子连忙迎出来，安太太一班女眷也跟出来。只见邓九公皮袄也不曾穿，只穿着件套衣裳的大夹袄，披着件皮卧龙袋，敞着怀，光着脑袋，手里提着他那根压妆的虎尾钢鞭，进了二门，怒咩咩的一直奔东耳房去。安老爷忙着赶上拉住，说：“九哥，待要怎的？”他道：“老弟，别管！你不知道，这东西糟塌苦了我了，且叫他一个人吃我一鞭再讲！”

安老爷道：“不可！擅伤罪人，你我是要耽不是的。有王法呢。”

他又道：“王法？有王法也不闹贼了！”安老爷道：“就说如此，你我也得问个明白再作道理。”他又道：“那里那么大粗的工夫！”说着，扭身只要赶过去打。

安老爷看了看那样子，一脑门子酒，大约昨日果真喝过去了，睡了一夜竟没醒得清楚。好说歹说，死拉活拉的，才把他拉进屋子。安太太大家也都过来。褚大娘子一见，先说道：

“这么冷天，怎么衣裳也不穿就跑出来了？”一句话提醒了安老爷，才叫人出去取了衣裳来。他一面穿着，一面问何小姐那贼的行径，何小姐又说了一遍。只气得他巨眼圆睁，银须乱乍。安老爷劝道：“老哥哥，这事不消动这等大气。”他也不往下听，便道：“老弟，你莫怪我动粗。你只管把这起狗娘养的叫过来，问个明白，我再合他说话。我有我个理。等我把这个理儿说了，你就知道不是愚兄不听劝了。”安老爷是透知他那吃软不吃硬的脾气的，便道：“就这样，你我且问问这班人是怎的个来由。”因叫人在廊下放了三张杌子，连张老爷也出去坐下。安太太大家却关了风门子，都躲在破窗户洞儿跟前望外看。

只见众家人把那班贼连提掇带拉的拉过来。安老爷一看，一个个都绑得手脚朝天的，合伏着把脸帖在地下。老爷已就老大的心里不忍，先叹了一口气，说道：“一样的父母遗体，怎生自己作践到如此！”便吩咐道：“且把他们松开，大约也跑不到那里去。”邓九公嚷道：“跑？那算他交了运了！”众人一面答应着，便把那班人腿上的绑绳松了，依然背剪着手，还把绳子拴了一条腿，都提起来跪在地下。

安老爷一看，只见一个腰粗项短，一个膀阔身长，一个浊眼浊眉，一个鬼头鬼脑。便往下问道：“你们这班人，我也不问你的姓名住处。只是我在此住了多年，从不曾薅恼乡邻，

欺压良贱，你们无端的来扰害我家，是何原故？只管实说。”那班人又是着慌，又是害臊，一时无言可对，只低了头不则一声。

早把邓九公恼上火来了，一伸手，向怀里把他那副大铁球掏出一个来，攥在手里，睁了圆彪彪的眼睛，向那班人道：“说话呀小子！别装杂种！”慌的鬼头鬼脑的那个连忙道：“老爷子！你老别打，让我说。”因望着邓九公道：“大凡是个北京城的人，谁不知道你老这里是安善人家，可有甚么得罪我们的！”

邓九公又嚷道：“我不姓安！我是寻宿儿的。人家本主儿在那边儿呢！你朝那边儿说！”那人才知他闹了半日，敢则全不与他相干。扭过来便向着安老爷说道：“听我告诉你老。”一句话没说完，华忠从后头啜就是一脚，说道：“你连个‘老爷’、‘小的’也不会称吗？你要上了法堂呢？”那贼连忙改口道：“小的，小的回禀老爷：今日这回事都是小的带累他们三个了。”因努着嘴指着旁边两个道：“他们是亲哥儿俩，一个叫吴良，一个叫吴发；那个姓谢，叫谢祗，人都称他谢三哥；小的姓霍，叫霍士道。小的们四个人没艺业，就仗偷点摸点儿活着。小的有个哥哥，叫霍士端，在外头当长随，新近落了，逃回来了。小的合他说起穷苦难容，他说：‘这座北京城，遍地是钱，就是没人去拣！’小的问起来，他就提老爷从南省来，人帮的上千上万的银子，听说又娶了位少奶奶，净嫁妆就是十万黄金，十万白银。他还说指了小的这条明路，得了手，他要分半成帐。小的听了这话，就邀了他三个来的。”

安老爷听到这里，笑了一笑，便问道：“来了怎么样呢？”那贼道：“小的们来是从西边史家房上过来。绕到这里的。及至到了房上一看，下来不得了。”安老爷道：“怎么又下来不得呢？”那贼道：“小的们这作贼有个试验：不怕星光月下，看着那人家是黑洞洞的，下去必得手；不怕夜黑天阴，看着那人家是明亮亮的，下去不但不得手，巧了就会遭事。昨晚绕到这房上，往下一看，院子里倒像一片红光照着。依谢三就要回头，是小的贪心过重，好在他们三个的贪心也不算轻，可就下来了。不想这一下来，通共来了四个，倒被老爷这里捆住了两双。作贼的落到这个场中，现眼也算现到家了。如今要把小的们送官，也是小的们自寻的，无的可怨，到官也是这个话。老爷要看小的们可怜见儿的，只当这宅里那畜牲里下了一窝小狗儿，叫人提着耳朵往车辙里一扔，算老爷积德超生了小的们了！”安老爷还要往下再问，邓九公那边儿早开了谈了，说：“照这么说，人家合你没甚么岔儿呀！该咱老爷儿们稿一稿咧！我且问你：你们认得我不认得？”四个人齐声道：“不认得。”

登时把个老头子气的紫涨了脸，嚷成一片，说道：“好哇，你们竟敢说不认得我！告诉你，我姓邓！可算不得天子脚下的人，生长在江北淮安，住家在山东在平，也有个小小的名声儿，人称我一声邓九公！大凡是绿林中的字号人儿，听见我邓九公在那里歇马，就连那方边左右的草茨儿也未必好意思的动一根！怎么着，我今日之下住在我好朋友家里，就你们这么一起子毛蛋蛋子，不说夹着你娘的脑袋滚的远远儿的，倒在我眼皮子底下把人家房上地下糟塌了个土平！你们这不是诚心好看我来了吗？还敢公然说不认得我！先一个人砸瞎你一只眼睛，大概往后你就认得我了！”说着，就挽袖子要打。

安老爷听了半日，才明白他气到如此的原故，上前一把拉住，大笑道：“老哥哥，你气了这半日，原来为此。你怎的合畜生讲起人话来了？”他便焦躁道：“老弟，你不知道，我真不够瞧的了么？”安老爷道：“尤其笑话儿了！我一句话，老哥哥，你管保没说。你纵然名镇江湖，滥不济也得金刚郝武、海马周三那班人才巴结得上，晓得你的大名；这班人，你叫他在那里知道你，又怎的配知道呢？”

安老爷这夕话，才叫做“蓝靛染白布——一物降一物”。早见他肉飞眉舞的点头说道：“老弟，你这话我倒依了。话虽如此，他既没那雁过拔毛的本事，就该悄悄的来，悄悄儿走。怎么好好儿的把人家折了个希烂？这个情理可也恕不过去！”安老爷道：“闹贼天下通行，挖扇窗户，踹两片瓦，也事所常有。依我说，这班人也不过念“饥寒”二字，才落得这等无耻。如今既不曾伤人，又不曾失落东西，莫如竟把他们放了，叫他去改过自新，也就完了桩

事了。”

邓九公只是拈须摇头，像在那憋憋主意。公子旁边听着是不敢驳父亲的话，只说了一句：“请示父亲，放却不好就放罢。”不防一旁早怒恼了老家将张进宝。他听得安老爷要放这四个贼，便越众出班，跪下回道：“回老爷，这四个人放不得。别的都是小事，这里头关乎着霍士端呢。霍士端他也曾受过老爷的恩典，吃过老爷的钱粮米儿，行出这样没天良的事来，这不是反了吗？往后奴才们这些当家人的，还怎么抬头见人？依奴才糊涂主意，求老爷把他们送了官，奴才出去作个抱告，合他质对去。这场官司总得打出霍士端来才得完呢。”

安老爷道：“阿阿！一位邓九太爷，我好不容易劝住了，你又来了。便果真是霍士端的主意，于我何伤？于你又何伤？小人何若作小人，君子乐得为君子，不必这等尚气！”

邓九公道：“你爷儿俩不用抬，我有个道理。讲送官，不必。原故，满让把他办发了，走不上三站两站，那班解役得上他一块钱，依就放回来了，还是个他。说就这么放了，也来不得。这里头可得让我比你们爷儿们通精儿了。这不当着他们说吗，咱们亮盒子摇[亮盒子摇：意指当面把话讲明]。老弟，你要知道，是个贼，上了道，没个不想得手的，不得手他不甘心；吃了亏，没个不想报复的，不报复他不甘心。就这等放了他，可得防他个再来。就让他再来，莫讲这个嘴脸，就比他再有些能为，来这么一百八十的，也满不要紧。只是你我那有那么大工夫等着合他呕气去？纵让他知些进退，不敢再来了，狗可改不了吃屎，一个犯事到官，说曾在咱们这宅里放过他，老弟，你也耽点儿考成！”

安老爷一听，他这番话倒煞是有理，便问：“依九哥你怎么样呢？”邓九公道：“依我，这不算老弟你开了恩了吗？这事于你无干。把这班人都交给我，你的好意，我绝不通他一指头，伤他一根汗毛，可得把他揉搓到了家业，我才放他呢！”他说完了这话，更无商量，便向那班贼发话道：“这话你们可听出来了？人家本主儿是放了你们了，没人家的事。如今就是邓九太爷朝你们说咧！你方才不说听得他家娶了一位少奶奶，净嫁妆就有十万黄金，十万白银吗？这话有的，只怕他这金银你们动不了他的。我先透给你个信儿，昨日听出你们那块瓦来的就是他，灭了你们那枝熏香的也是他，绑上你们一个胳膊的也是他，射了你们一个胯骨的也是他。他从十二岁作姑娘闯江湖起，长枪短棒，十八般武艺，无所不能。讲力量，考武举的头号石头，不够他一滴溜的；讲蹲纵，三层楼不够他一伸腰儿的。他可就是我的徒弟！这话可不知你们信不信？现在人家不过是作了奶奶太太了，不肯合你们狗一般的人交手，所以昨日才不曾开门出来，止轻轻儿的射那一枝箭，给你们报个信儿。他那箭叫作袖箭，又叫作连珠箭，连发五枝，要射你们四个，还敷余着一枝呢。再他有张铜胎铁背的弹弓，打一两八钱重的铁弹子，二百步外取人，要指出地方儿来。这是人家的传家至宝，不犯着拿出来给你们看。此外还有一把雁翎倭刀。”说着，他便扭头向安公子道：“老贤侄，那把刀呢？”安老爷早明白他的用意，便道：“在我那里。”随叫公子取来。邓九公接在手里，拔出来，先向那班人面前一闪。那四个的八只手都在身背后倒剪着，招架也无从招架，只倒抽了一口凉气，扭着头往后躲。邓九公看了，呵呵大笑，说道：“谅你们这几颗脑袋也搁不住这一刀！但则一件，你九太爷使家伙可讲究刀无空过，讲不得只好拿你们的兵器搪灾了！”说着，就把他四个用的那些顺刀、钢鞭、斧子、铁尺之类拿起来，用手里那把倭刀砍瓜切菜一般一阵乱砍，霎时削作了一堆碎铜烂铁，堆在地下，说道：“小子，拿了去给你妈妈换凉凉簪儿去波！”四个贼直惊得目瞪口呆。又听他放下刀嚷道：“话我是说结了，你们要不凭信，不甘心，今日走了，改日只管来！你们还得知道，我毁坏你们这几件家伙不是奚落你，是卫顾你。不然的时候，少停你们一出这个门儿，带着这几件不对眼的东西，不怕不吃地方拿了？你们可得领我个大情。这不我卫顾了你们了吗？你们老弟兄们也得卫顾卫顾我。你瞧，我江南江北关里关外好容易创到这个分儿了，今日这下，你们偏在我眼皮子底下把我的好朋友家糟塌了个土平，我不答应！你瞧，我这不是变方法儿把你们这几件囫囵囫的兵器给你们弄碎了吗？你们就只想方法把我这一地破破烂烂的瓦给我弄整了！”这正是：

补天纵可弥天隙，毀瓦焉能望瓦全？
要知后事如何，下回书交代。
(第三十一回完)

第三十二回

邓九公关心身后名

褚大娘得意离筵酒

上回书表的是安家迎娶何玉凤过门，只因这日邓九公帮的那分妆奁过于丰厚，外来的如吹鼓手、厨茶房，以至抬夫、轿夫这些闲杂人等过多，京城地方的局面越大，人的眼皮子越薄。金子是黄的，银子是白的，绫罗绸缎是红的绿的，这些人的眼珠子可是黑的，一时看在眼里，议论纷纷。再添上些枝叶儿，就传到一班小人耳朵里，料着安老爷家办过喜事，一定人人歇乏，不加防范，便成群结伙而来，想要下手。

不想被这位新娘子小小的游戏了一阵，来了几个留下了几个，不曾跑脱一个，这班贼好不扫兴！好容易遇见了一位宽宏大量的事主安老爷，不要合小人为难，待要把他们放了，这班人倒也天良发现，知感知愧，忽然不知从那里横撑船儿跑出这么一个邓九公来。大家起先还只认作他也是个事主，及至听他自己道出字号来，才知他是个出来打抱不平儿的，这桩事通共与他无干。又见他那阵吹镑懵诈来的过冲，像是有点儿来头，不敢合他较正。如今闹是闹了个乌烟瘴气，骂是骂了个破米糟糠，也不官罢，也不私休，却叫他们把摔碎了的那院子瓦给一块块整上，这分明是打主意揉搓活人！

四个贼可急了，就乱糟糟望着他道：“老爷子，你老也得看破着些儿。方才听你老那套交代，是位老行家。你老瞧，作贼的落到这个场中，算撒脸窝心到那头儿了！不怕分几股子的脏，挤住了，都许倒的出来；这摔了个粉碎的瓦可怎么个整法儿呢？真个的，作贼的还会变戏法儿吗？这不是人家本主儿都开了恩了，你老抬抬腿儿，我们小哥儿们就过去了，出去也念你老的好处。没别的，祝赞你老寿活八十，好不好？”

这班贼大约也看出老头子是个喜欢上顺的来了，那知恭维人也是世上一桩难事，只这一句，才把他得罪透了！他不问长短，先向那班人恶狠狠的啐了一口，说道：“没你娘的兴！你九太爷今年小呢，才八十八呀！你叫我寿活八十，那不是活回来了吗？那算你咒我呢！你先不用合我汕，料着你们也整不上这瓦。我给你条明路，这东西砖瓦铺里有卖的，人家本主儿盖房的时候也是拿钱儿买来的，你们摔了人家多少块，就只照样买多少块来，给人家赔上；索性劳你的驾，连灰带麻刀，一就手儿给买了来，再叫上他几个泥水匠，人多了好作活，趁天气早些儿，收拾好了，夜里腾出工夫来，你们好再干你们的正经营生去。讲到买几片子瓦，也不值得打狠也似价的去这么一大群，匀出你们欢蹦乱跳这俩去买瓦，留下房上滚下来的合炉坑里掏出来的那俩，先把这院子破瓦拣开，院子给人家打扫干净了，也省得人家含怨。”

那霍士道听了这话，心里先说道：“好，作贼的算叫我们四个出了样子咧！有这么着的，还不及饱饱的作顿打，远远的作荡发干净呢！”待要怎样，又不敢合他怎样，只有不住口的央及讨饶。他更不答言，便向安公子要了枝笔，蘸得饱了，向那四个脸上涂抹了一阵。内中只有霍士道认识几个字，又苦于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脸，也不知他给划拉了些甚么，望了望那三个脸上，原来都写着核桃来大小“笨贼”两个字，好像挂了一面不误主顾的招牌，待要上手去擦，两只手都倒剪着。

正在着急，见他搁下笔，便合方才要把他们送官的那老头子说：“张伙计，你拨两个硬挣些的人，给我带上他俩，就这么个模样儿买瓦去。手里可带住他拉腿的那把绳，不怕他跑，

也由不得他不走。有个闹累赘的，先叫他吃我五七拳头再去！”那两个贼听了这话，只急得嘴里把“老爷子”叫得如流水，说：“情愿照数赔瓦，只求免得这场出丑！”怎奈他不来理论这话，倒瞪着两只大眼睛，摇头晃脑指手画脚的向那班贼交代道：“这话你们可得听明白了，人家本主儿算放了你们了，没人家的事，这全是我姓邓的主意。你们要不服，过了事儿，只管到山东茌平县岔道口二十八棵红柳树邓家庄儿找我，我那里是个坐北朝南的广梁大门，门上挂一面黑漆金字匾，匾上有‘名镇江湖’四个大字，那就是我舍下。我在舍下候着。”

安老爷看他闹了这半日，早觉得“君子不为已甚”，这事尽可不必如此小题大作。只是他正在得意场中，迎头一劝，管取越劝越硬。倒从旁赞道：“九哥，你这办法果然爽快。只是家人们也闹了半夜了，也让他们歇歇，吃些东西，再理会这事不迟。”因合张进宝使了个眼色，吩咐道：“且把他们带到外头听着去。”张进宝会意，便带着众家人，七手八脚，一个个拉住一把绳子，轰猪一般的带出二门去了不提。

他这里才一甩手趔身上了台阶儿，进了屋子还嚷道：“我就不信咧！北京城里的贼，这么大的字，他会不认得邓九公！褚大娘子道：“得了！够了！咱们到那院里坐去，好让人家拾掇屋子。”安老爷、安太太也一面道乏，往那边让。那边上房里早已预备下点心，无非素包子、炸糕、油炸果、甜浆粥、面茶之类，众女眷随吃了些，才去重新梳洗。

邓九公这里便合安老爷坐下，又要了壶荸荠枣儿酒，说：“昨日喝多了，必得投一投。”安老爷合他一面喝酒，只找些闲话来岔他，因说道：“老哥哥，我昨日一回家就问你，说你睡了。怎么那么早就睡下了呢？”邓九公道：“老弟，告诉不得你！这两天在南城外头，只差了没把我的肠子给恹断了，肺给气乍了！我越想越不耐烦，还加着越想越糊涂，没法儿，回来闷了会子，倒头就睡了。”安老爷道：“这话怎讲？我只说你城外听这几天戏，一定听成大乐。我正想问问老哥哥，也要听个热闹儿，怎么倒如此说？”他连连的摆手，说道：“再休提起！我这肚子闷气，正因听戏而起。我说话再不会藏性，我平日见老弟你那个不爱听戏，等闲连个戏馆子也不肯下，我只说你过于呆气，谁知敢则这桩事真气得坏人！”

安老爷道：“想是戏唱得不好？”邓九公道：“倒不在这上头。愚兄听戏，也就只瞧热闹儿。那戏儿一出是怎么件事，或者还许有些知道的，曲子就一窍儿不通了。到了昆腔，哼哼唧唧的，我更不懂。要讲那排场、行头、把子，可都比外省强，便是不好，大不过是个顽意儿，也没甚么可气的。我是被一起子听戏的爷们把我气着了！这一天是不空和尚的东儿，他先请我到了前门东里一个窄胡同子里一间门面的一个小楼儿上去吃饭，说叫作甚么‘青阳居’，那杓口要属京都第一。

及至上了楼，要了菜，喝上酒，口味倒也罢了，就只喝了没两盅酒，我就坐不住了。”

安老爷道：“怎么？”他又说道：“通共一间屋子，上下两层楼，底下倒生着着烘烘的大连二灶。老弟你想，这楼上的人要坐大了工夫儿，有个不成了烤焦包儿的吗？急得我把帽子也摘了，马褂子也脱了。不空和尚这东西大概也瞧出我那难过来了，他说：‘路南里有个雅座儿，不咱们挪过边去座罢。’我听说还有雅座儿，好极了，就忙忙叫人提掇着衣裳帽子，零星连酒带菜都搬到雅座儿去。及至下了楼，出了门儿，荡着车辙过去，一看，是座破栅栏门儿。进去，里头是腌里巴臃的两间头发铺。从那一肩膀来宽的一个夹道子挤过去，有一间座南朝北小灰棚儿，敢则那就叫‘雅座儿’！”

那雅座儿只管后墙上有个南窗户，比没窗户还黑。原故，那后院子堆着比房檐儿还高的一院子硬煤，那煤堆旁边就是个溺窝子，太阳一晒，还带是一阵阵的往屋里灌那臊轰轰的气味！我没奈何的就着那臊味儿吃了一顿受罪饭。我说：‘我出去站站儿罢。’抬头一看，看见隔墙那三间大楼了，我才知这个地方敢是紧靠着常请我给他保镖的那个缎行里。他老少掌柜的我都认得，连他怀抱儿俩小孙子儿，一个叫增儿、一个叫彦儿的，我也见过。早知如此，借他家的地方儿吃不好吗？老弟，你往下听，这可就要听戏去了。”安老爷道：“我见城外头好几处戏园子呢，那里听的？”邓九公道：“我也没那大工夫留这些闲心，横竖在前门西里

一个胡同儿里头。街北是座红货铺，那园子门口儿总摆那么俩大筐，筐里堆着岗尖的瓜子儿。那不空和尚这秃孽障，这些事全在行，进去定要占下场门儿的两间官座儿楼。一问，说都有人占下了，只得在顺着戏台那间倒座儿楼上窝憋下。及至坐下，要想看戏，得看脊梁。一开场，唱的是《余伯牙摔琴》，说这是个红脚色。我听他连哭带嚷的闹了那半天，我已经烦的受不了。瞧了瞧那些听戏的，也有咂嘴儿的，也有点头儿的，还有从丹田里运着气往外叫好儿的，还有几个侧着耳朵不错眼珠儿的当一桩正经事在那里听的。看他们那样子，比那书上说的闻《诗》闻《礼》，还听得入神儿！”

这个当儿，那占第二间楼的听戏的可就来了。一个是个高身量儿的胖子，白净脸儿，小胡子儿，嘴唇外头露着半拉包牙；又一个近视眼，拱着肩儿，是个瘦子。这俩人，七长八短球球蛋蛋的带了倒有他娘的一大群小旦！要讲到小旦这件东西，更不对老弟你的胃腕子。愚兄老颠狂，却不嫌他。为甚么呢？他见了人，请安磕头，低心小胆儿，咱们高了兴，打过来，骂过去，他还得没说强说没笑强笑的哄着咱们。在他只不过为那挣几两银子，怪可怜不大见儿的，及至我看了那个胖子的顽小旦，才知北京城小旦另有个顽法儿。只见他一上楼，就并上了两张桌子，当中一坐，那群小旦前后左右的也上了桌子，摆成这么一个大兔儿爷摊子。那个瘦子可倒躲在一边儿坐着。他们当着这班人，敢则不敢提‘小旦’两个字，都称作‘相公’，偶然叫一声，一样的‘二名不偏讳’，不肯提名道姓，只称他的号。“我正在那里诧异，又上来了那么个水蛇腰的小旦，望着那胖子，也没个里儿表儿，只听见冲着他说了俩字，这俩字我倒听明白了，说是‘肚香’。说了这俩字，也上了桌子，就尽靠着那胖子坐下。俩人酸文假醋的满嘴里喷了会子四个字儿的匾。这个当儿，那位近视眼的可呆呆的只望着台上。台上唱的正是《蝴蝶梦》里的‘说亲回话’，一个浓眉大眼黑不溜秋的小旦，唧溜了半天，下去了。不大的工夫卸了妆，也上了那间楼。那胖子先就嚷道：

‘状元夫人来矣！’那近视眼脸上那番得意，立刻就像真是他夫人儿来了。

“我只纳闷儿，怎么状元夫人到了北京城，也下戏馆子串座儿呢？问了问不空和尚，才知那个胖子姓徐，号叫作度香，内城还有一个在旗姓华的，这要算北京城城里城外属一属二的两位阔公子。水蛇腰的那个东西，叫作袁宝珠。我瞧他那个大锣锅子，哼哼哼哼的，真也像他妈的个‘元宝猪！’原来他方才说那‘肚香’‘肚香’，就是叫那个胖子呢！我这才知道小旦叫老爷也兴叫号，说这才是雅。我问不空：‘那状元夫人又是怎么件事呢？’他说：‘拱肩缩背的那个姓史，叫作史莲峰，是位状元公，是史虾米的亲侄儿。’我也不知这史虾米是谁。又说：‘那个黑小旦是这位状元公最赏鉴的，所以称作状元夫人。’我只愁他这位夫人，倘然有别人叫他陪酒，他可去不去呢？”安老爷微微一笑，说：“岂有此理！”邓九公道：“你打量这就完了吗？还有呢！紧接着，第一间楼上的听戏的也来了。一共四个人，嘻嘻哈哈的顽笑成一团儿。看那光景，虽是一把子紫嘴子孩子，却都像个世家子弟。一坐下，就讲究的是叫小旦。乱吵吵了一阵，你叫谁我叫谁，柜上借了枝笔，他自己花了倒有十来张手纸开条子，可怜我见他那几个跟班儿的，跑了倒有五七荡，一个儿也没叫了来。落后从下场门儿里钻出个歪不楞的大脑袋小旦来，一手纯泥的猴儿指甲，到那间楼上来，望着他四个，不是勾头儿，不像哈腰儿，横竖离算请安远着呢，就栖在那个长脸儿的瘦子身旁坐下。这一坐下，可就五个人顽笑起来了。那个瘦子叫了那小旦一声‘梆子头’，他就侷一声爪一声的道：‘吾叫“梆子头”，难道你倒不叫“嚏喷”吗？’还有那么个肉眼凡胎溜尖的条嗓子的，不知又说了他一句甚么，他把那个的帽子往前一推，脑杓子上吧就是一巴掌。我只说这个小蛋蛋子可是要作窝心脚，那知这群爷们被他这一打这一骂，这才乐了！我可就再猜不出他们倒底是谁给谁钱来了！”安老爷道：“这话大约是九兄你嫉恶太严，何至说得如此！”邓九公急了，说：“老弟，你只不信，我此时说着还在这里冒火。你再听罢，可就越出越奇了！第三间楼坐着五个人。正面儿俩都戴着困秋儿，穿着马褂儿，一个安庆口音，一个湖北口音，一时看不出是甚么人来。那三个不大的岁数儿，都是白毡帽，绿云子挖镶的抓地虎儿的靴子，

半截儿皮袄掩着怀，搭包倒系在里头。不但打扮得一样，连长相也一样，那光景像是亲弟兄。这班人倒不顽笑，只见他把那两个戴困秋的都让在正面，他三个倒左右相陪，你兄我弟的讲交情，交了个亲热。我一看，这五人不像一路哇，怎么坐的到一处呢？不空和尚这东西他也知道，他说：“那两个戴困秋的里头，岁数大些那个，赤红脸，姓虞，叫虞太白；那一个鼻子上红暗暗的要长杨梅疮的，姓鹿，名字叫鹿亚元；连上方才唱《摔琴》的那个，此外还有一个，算四大名班里的四个二簧硬脚儿。”我才知道他两个也是戏子。我问他：“既唱戏，怎的又合那三个小车豁子儿坐的到一处呢？”不空和尚指了我一指头，他又摆了摆手儿，吐了吐舌头，问着他，他便不肯往下说了。老弟，你知道这起子人到底都是谁呀？”安老爷道：“不惟不知，知之也不消提起，大不外‘父兄失教，子弟不堪’八个大字。但是养到这种儿子，此中自然就该有个天道存焉了。我倒怪九兄你既这等气不过，何不那日就回来，昨日又怎的在城外耽搁一天呢？”邓九公道：“何尝不要回来？也是不空和尚闹的，他说明日有好戏。果然昨日换了一个‘和’甚么班唱的整本的《施公案》，倒对我的劲儿。我第一爱听那张桂兰盗去施公的御赐‘代天巡狩如朕亲临’那面金牌，施公访到凤凰张七家里，不但不罪他，倒叫副将黄天霸合他成其好事，真正宽宏大量，说的起宰相肚子里撑得下船。”安老爷便道：“我的哥！那是戏！”他道：“老弟，这戏可是咱们大清国的实在事儿呀！慢说施公的尽忠报国无人不知，就连那黄天霸的老儿飞镖黄三太，我都赶上见过的。那才称得起绿林中一条好汉呢？”

安老爷笑道：“然则这事情是真的，施公是好的，都是老兄你说的？”邓九公绰着胡子瞪着眼睛说道：“怎的不真？真而又真！难道像施公那样的人，老弟你还看不上眼不成？”安老爷道：“既如此说，怎的戏上张桂兰盗去施公的金牌，施公不罪他，老哥哥你便道他是好；我家这等四个毛贼踹碎了我几片子瓦，我要放他，你又苦苦的不准，是叫他赔定了瓦了，这是怎么个讲究呢？”邓九公听了，不觉哈哈大笑，直笑的眼泪都出来了，说：“老弟，我敢是又叫你绕了去了！方才我原因他说不认得邓九公这句话，其实叫人有些不平。如今你要放他，正是君子不见小人过，‘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咱们就把他放了罢。”

安老爷这才叫进张进宝来，放那班人。那班人还算良心不死，后来三个改过，作了好人，趁个小买卖儿；只有霍士道因他哥哥不信他作贼不曾得手，两个打起来，他一口咬下他哥哥一只耳朵来，到底告到当官，问了罪，刺配到远州恶郡去了。那安老爷家的房子自有人照料修理不提。

自此邓九公又把围着京门子的名胜逛了几处，也就有些倦游，便择定日子要趁着天气回山东去。安老爷再三留他不住，只得给他料理行装。想了想，受他那等一分厚情，此时要一定讲到一酬一酢，不惟力有不能，况且他又是个便家，转觉馈出无辞，义有未当。便把他素日爱的家做活计，内款器皿，以及内造精细糕点路菜之类，备办了些。又见天气冷了，给他作了几件轻暖细毛行衣，甚至如斗篷、卧龙袋一切衣服，都备得齐整。安太太合金、玉姊妹另有送褚大娘子并给他那个孩子的东西，又有给他那位姨奶奶带去的人事。老头儿看了十分喜欢。这日，正是安老爷同了张亲家老爷带同公子在上房给他饯行。安太太便在西间合褚大娘子话别，就请了舅太太、张亲家太太作陪，两个媳妇也叫入坐。老头儿在席上看着安老夫妻的这个佳儿、这双佳妇，鼎足而三，未免因羨生感，因感生叹，便在坐上擎着杯酒，望着安老爷说道：“老弟呀！愚兄自从八十四岁来京，那荡临走就合亲友们说过：‘我邓老九此番出京，大约往后没再来的日子了。’谁想说来说不来，如今八十八了，又走了这一荡。这一荡，把往日没见过的世面也见着了，没吃过的东西也吃着了，这都是小事；还了了我们何家姑奶奶这么一个大心愿，又合老弟你多结了一重缘法，真是万般都有个定数。如今我们爷儿们在这里糟扰了这一程子，临走还承老弟、弟夫人这样费心费事，你我的交情，我也不闹那些虚客套了，照单全收不算外，我竟还有个贪心不足，要指名合你要宗东西，还有托付你的一桩事。”安老爷连忙道：“老哥哥肯如此，好极了。但是我办得来的、弄得来的，必能报

命。”

他笑呵呵的干了那杯酒，说道：“这话不用我托你，大约你也一定办得到，除了你，大约别人也未必弄得来。只是话到礼到，我得说在跟前。”因又斟上酒，端起来喝了一口，道：“老弟，你瞧愚兄啊，闰年闰月，冒冒的九十岁的人了，你我此一别，可不知那年再见。讲到我邓老九，一个无名白出身，俩肩膀扛张嘴，仗老天的可怜，众亲友们的台爱，弄得家成业就，名利双收，我还那些儿不足？

只是一会儿价回过头来往后看看，拿我这么一个人，竟缺少条坟前拜孝的根，我这心里可有点子怪不平的。”说到这里，安老爷便说道：“九哥，你这话我不以为然。《洪范》五福，只讲得个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不曾讲到儿子合作官两桩事上。可见人生有子无子，作官或达或穷，这是造化积有余补不足的一点微权，不在本人的身心性命上说话。再我还有句话，不是恹老哥哥，要看你这老精神儿，只怕还赶得上见个侄儿也不可不知呢！”邓九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老弟，那可就叫作‘六枝子晔拳——新样儿的，没了对儿’咧！”张老也说了一句道：“合该命里有儿，那可也是保不齐的。”不想座中坐着个褚一官，正是个六枝子，说落了典了。他听了，只抿着嘴低着头喝酒，又不好搭岔儿。

这席上在这里高谈阔论，安太太那席上却都在那里静听。听到这里，舅太太便道：“九公这话我就有点子不服。我也是个没儿子的，难道我这个干女儿合你们这个大姑奶奶，还抵不得人家的儿子吗？”安太太也道：“这话正是。”邓九公那边早接口高声叫道：“好话呀！舅太太！弟夫人！我正为这话要说。”因向安老爷说道：“不但我这女儿，就是女婿，也抵得一个儿子。第一，心地儿使得，本领也不弱，只不过老实些儿，没甚么大嘴末子。为甚么从前我在道上的时候，走一天拉扯他一天，到了我歇了业了，我也不叫他出去了？原故，走镖的这一行虽说仗艺业吃饭，是桩合小人作对头的勾当，不是条平稳路。老弟，你只看饶是愚兄这么个老坯儿，还吃海马周三那一合儿！所以我想着将来另给他找条道儿，图个前程。论愚兄的家计，不是给他捐不起个白顶子蓝顶子，那花钱买来的官儿到底铜臭气，不能长久。以后他离了我了，设或遇见有个边疆上的机会，可得求下二叔想个方法儿，叫他一刀一枪的巴结个出身，一样的合贼打交道，可就比保镖硬气多了。这是一。”安老爷道：“这话也算九哥多交代。老兄二百岁以后，果然我作个后死者，这事还怕不是我的责任？再说，只要有机会，也不必专在你老人家二百岁后。交给我罢。请问要的那宗东西是甚么呢？”

邓九公道：“这宗东西比这个又关乎要紧了。老弟，不是我合你说过的吗？我自十八岁因一口气上离了淮安本家，搬到山东在平落了籍，算到今日之下，整整儿的七十年。不但我的房地产土都在这边儿，连坟地我都立在这里了，二位老人家我也请过来了，我算不想再回老家咧！到了我庆八十的这年，又有位四川木商的朋友送了我副上好的建昌板，我那一头儿的房子也置下了，内囊儿的东西呢，你侄女是给我预备妥当了。甚么时候说声走，我拔腿就走，跟着老人家乐去了！我就只短这么一件东西，这些年总没张罗下。愚兄还带管是个怯壳儿，还不知这东西我使的着使不着，得先讨老弟你个教。”

安老爷道：“老哥哥，你不必往下说，我明白了。你一定是要找一副吉祥陀罗经被。”那老头儿听了，把头一扭，嘴一撇道：“哟！我要那东西作甚么呀？我听见说，那都是那些王公大人还得万岁爷赏才使得着呢，慢讲我这儿使不着，就让越着礼使了去，也得活着对的起阎王爷，死了他好敬咱们，叫咱们好处托生啊！不然的时候，凭你就顶上个如来佛去，也是瞎闹哇！陀罗被就中用了？”安老爷暗暗的诧异道：“不想这老儿不读诗书，见理竟能如此明决！”因说道：“既如此，老哥哥你倒直说了罢。”只见他未曾开口，脸上也带三分逊色，才笑容可掬的说道：“我见他们那些有听头儿的人，过去之后，他的子孙往往的求那班名公老先生们把他平日的好处，怎长怎短的给他写那么一大篇子，也有说‘行述’的，‘行略’的，‘行状’的，我也不知他准叫作甚么。是说些事也不过是个纸上空谈哪，可不知怎么个

原故儿，稀不要紧的平常事，到了你们文墨人儿嘴里一说，就活眼活现的，那么怪有个听头儿的。到了劣兄，可又有个甚么可写的？只是我一辈子功名富贵都看得破，只苦苦的愿意听人说一句：‘邓老九是个朋友！’所以我心里想着，将来也要弄这么一篇子东西。这话要不是我从去年结识得老弟你这么个人，我也没这妄想。

原故，我往往的见那些好戴高帽的爷们，只要人给他上上两句顺他，自己就忘了他自己是谁了，觉着那人说的都是实话，这话除了我别人还带是全不配。再不想那《神童诗》上说的好：‘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那文家子的那管笔的利害，比我们武家子的家伙还可怕。看不得面子上只管写得是好话，暗里魂消骂苦了他，他还作春梦呢！老弟，你知道的，愚兄这学问儿本就有限，万一求人求得不的当，他再指东杀西之乎者也的奚落我一阵，我又看不激，那可不是我自寻的么？讲到老弟你了，不但我信得及，你是个学问高不过、心地厚不过的人，我是怎么个人儿，你也深知。愚兄别的书是都就了绍兴酒喝了，还记得那《古文观止》上也不知那篇子里头有这么的两句话，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两句话可就应在你我今日了。如今我竟要求你的大笔，把我的来踪去路，实打实有一句说一句，给我说这么一篇。将来我撒手一走之后，叫我们姑爷在我坟头里给我立起一个小小的石头碣子来，把老弟你这篇文章镌在前面儿，那背面儿上可就镌上众朋友好看我的‘名镇江湖’那四个大字。我也闹了一辈子，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算是这么件事。老弟，你瞧着行得行不得？”

列公，再不想邓九公这等一个粗豪老头儿，忽然满口大段的谈起文来，并且门外汉讲行家话，还被他讲着些甘苦利害，大是奇事。“世有不读诗书的英雄”，此老近之矣。更不想他又未能免俗，忽然的动了个名想，尤其大奇。然而细按去，那“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这句话，不是句平静话。名者，实之归也。只看从开天画卦起，教耕稼，制冠裳，以至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这几桩实实在在的事，那一桩又不是个名想？只是想不想，其权在人；想得到身上想不到身上，其权可在天。天心至仁且厚，唯恐一物不安其所，不遂其生，怎的又有个叫他想不到身上之说？殊不知人生在世，万事都许你想个法儿寻些便宜，独到了这“才名”两个字，天公可大大的有些斟酌，所以叫作“造物忌才”，又道是“惟名与气不可以假人”。然则天心岂不薄于实而转厚于虚，不仁于人而转人于物呢？不然。这大约就要看看那人的福命可载得起载不起。古今来一班伟人又何尝不才名两赋？到了载不起，纵使才大如海，也会令名不终；否则浪得虚名毕竟才无足取，甚而至于弄得身败名隳的都有。

只这邓九公，充其量不过一个高阳酒徒，又有多大的福命？怎的天公保全了他一世，此刻还许他遇着这位安水心先生，要把他成就到名传不朽？要知只他那善善恶恶的性情，心直口快，排难解纷，急人之急，便是种福的根本。种了这段福，就许造这条命，“才不才”这个名字儿，天已经许他想得到手了，何况这老头儿还不是个“不才”之辈呢！话虽如此说，又何以见得他名传不朽呢？且莫讲别的，只这位燕北闲人一时闲得没事干，偶然把他采入《儿女英雄传》中，已经比那“有友五人焉”中的“其三人”福命不同了哇！

话休絮烦，言归正传。却说安老爷听邓九公讲了半日，再不想他益发有这等见解。恰好这句话又正搔着自己痒处，先端起酒来，一饮而尽，说道：“这更是我的事了。九哥，你既专诚问我，我便直言不讳。你要这宗东西，也不必等到你二百岁后。古人朋友‘相交忘形’，有生为立传的，还有生吊生祭的。如今你我也不必作这骇人听闻的事，待我把老兄的平生事实，作起一篇生传来，索兴请老兄看过了，将来再镌在那通碑上。但是那块匾上的‘名镇江湖’四个字，只好留作个光耀门楣的用处，镌在碑上却不合款。老哥你必要用，也不防入在这篇文章里，一并镌在碑阴上。”安老爷才说到这句，早不是他的意思了，嚷道：“喂，老弟！你给我的大笔倒要弄到后面去，那正面可还配用甚么呀？”

安老爷沾着那小胡子想了一想，说道：“依我的主意，那正面要从头到底居中镌上‘清故义士邓某之墓’一行大字，老哥哥，你道如何？”他才听完这句话，乐得把那大把掌一抡，